

本书编委会

- 名誉主任** 黄焕秋
- 主任** 黄达人
- 副主任** 郭斯淦 黄天骥 李尚德
陈瑞莲 卢长玲
- 委员** (按姓氏笔划排序)
- 马兆畅 王 凡 丘国新
朱孔军 朱秉衡 宋理旺
张晓彤 杨广远 陈大海
陈亦标 陈望南 罗永明
赵过渡 施爱东 黄玛莉
- 主编** 罗永明
- 副主编** 丘国新 赵过渡 朱孔军
陈望南 施爱东

我们的中大

罗永明 主编
中山大学校友会 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中大/罗永明主编;中山大学校友会编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1

ISBN 7-306-01694-6

I. 我… II. ①罗… ②中… III. 中山大学-回忆录 IV. G649.28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6761 号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编.510275

电话:020-84111998,84037215)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省番禺市市桥印刷厂印刷

(地址:广东番禺市市桥环城西路 201 号 邮编.511400 电话.020-84881937)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75 印张 304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定价 22.00 元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中山大学历任校长

- 邹 鲁 1924年2月至1925年11月任国立广东大学筹备主任、校长
- 褚民谊 1925年2月至6月任国立广东大学代理校长
- 顾孟余 1925年11月底至1926年6月任国立广东大学校长（未到职）
- 陈公博 1925年11月底至1926年2月任国立广东大学代理校长
- 褚民谊 1926年2月至6月任国立广东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广东大学改名国立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
- 戴季陶 1926年6月至1930年9月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1926年10月至1927年6月为国立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长）
- 经亨颐 1926年8月至9月任国立中山大学代理校长
- 朱家骅 1930年10月至1931年6月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
- 许崇清 1931年6月至1932年1月任国立中山大学代理校长
- 张 云 1941年8月至1942年5月任国立中山大学代理校长

- 邹 鲁 1932年2月至1940年4月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
- 许崇清 1940年4月至1941年7月任国立中山大学代理校长
- 金曾澄 1942年5月至1945年12月任国立中山大学代理校长
- 王星拱 1945年2月至1948年6月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
- 张 云 1948年6月至10月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
- 陈可忠 1948年6月至10月任国立中山大学代理校长，1948年10月至1949年6月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
- 张 云 1949年6月至10月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
- 李凡夫 1949年10月至1950年2月任中山大学军代表
- 刘 渠 1950年2月至1951年2月任中山大学代理主任
- 许崇清 1951年2月至1968年9月任中山大学校长
- 崔金锡 1968年9月至1973年1月任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
- 李嘉人 1973年1月至1976年7月任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
- 杨 毅 1976年7月至1977年12月任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

- 李嘉人 1977年12月至1979年3月任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1979年3月至12月任中山大学校长
- 黄焕秋 1979年12月至1982年9月任中山大学副校长（主持全面工作），1982年9月至1984年7月任中山大学校长
- 李岳生 1984年7月至1991年4月任中山大学校长
- 曾汉民 1991年4月至1995年6月任中山大学校长
- 王珣章 1995年6月至1999年8月任中山大学校长
- 黄达人 1999年8月至今任中山大学校长

目 录

- (1)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
——把我们母校的石牌校址建成大学城····· 邹 鲁
- (5) 我是当年平山堂“学生市”的“教育局长”····· 童稚言
- (10) 回忆和鲁迅先生的一次通信····· 徐思道
- (13) 校园中一段难忘的往事····· 甄兆璋
- (15) 中大往事····· 黄焕秋口述 黄海涛整理
- (24) 东渡传薪····· 朱盛荃
- (27) 石牌三年····· 朱盛荃
- (47) 解放前中大生物系学术活动拾遗····· 张宏达
- (50) 母校附中散记
——从法政路到文明路的黄金大道····· 乐重温
- (55) 历历往事····· 黄子华
- (59) 中大学子的流亡岁月····· 魏双凤
- (63) 曾经有这样一次校庆····· 余焕基
- (66) 西迁漫记····· 卢焰楷
- (69) 抗战烽烟 母校三迁····· 丘培华
- (72) 一件往事····· 黄端揆
- (74) 缅怀澄江校园生活····· 何礼传
- (78) 滇粤之旅杂感····· 余锡森
- (84) 管埠琐事····· 李文华
- (87) 我记忆中的车田坝····· 龙志善
- (91) 忆五岭····· 谢斐然
- (95) 管埠时期的中大师院国文系····· 廖振祥

- (98) 老来游故地 旧梦尚依稀
 ——探原中大师范学院故址坪石管埠 张淮江
- (103) 记坪石武阳司、金鸡岭两次遇险 余庭楠
- (106) 坪石杂记 余文生
- (109) 往事难忘 姚纪辉
- (113) 我对中大的回忆 易宜曲
- (117) 九旬老人的回忆 胡守仁
- (119) 杜鹃花 陈茵
- (122) 抗战中管埠生活点滴 张月照
- (126) 回忆在坪石和石牌的学习生活 阳兆嘉
- (129) 艰苦岁月话入学 卢荣俭
- (132) 母校三忆 杨超群
- (136) 母校永远在我心中 李坚
- (140) 忆“中师剧团” 刘碧霞
- (142) 在战斗中成长的“中师剧团”
 张卓华 黄嫣曼 姚管彤
- (147) 石牌之夜 周湘玟
- (152) 美丽的石牌校园 幸福的大学生活 尹培基
- (155) 从中大学子到游击队员 梁田
- (157) 有关师范学院同学在长湓村活动的回忆
 陈启 汪德简
- (161) 难忘的岁月 李超然
- (164) 峥嵘岁月
 ——中大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组的回忆 罗彦群
- (171) 曾记否？峥嵘岁月 杨资元
- (176) 旧中大一幅新年画面的剪影 李锦全
- (179) 鹤发寻故地 难忘石牌情 苏上杰
- (184) 求学中大意纵横，投笔请缨欲远征 萧屏东

- (189) 一个贫困学生的难忘的往事 邹思民
- (194) 我两次投考中大 江沛扬
- (196) 一代宗师 无私无畏 梅仲元
- (200) 芳草年年绿 黄天骥
- (203) 一次铭心的发现 祖 鞭
- (206) 回忆母校 黄世英
- (208) 陈寅恪和洗玉清二三事 邬和镒
- (212) 深切的怀念，永恒的纪念
——追忆蒲蛰龙院士 邬和镒
- (220) 参加中大的喜庆活动 陈则圣
- (222) 母校，母亲 卢守荣
- (226) 千里莞城觅旧踪
——记中大一段往事 冯兆平
- (229) 岁月难忘 黄文英
- (231) 我的“康乐缘” 谭沃森
- (234) 我去广州读中大 段美德
- (237) 杜宇春深忆华年 庞平伟
- (242) 中大杂忆 罗立山
- (244) 杂忆与联想 钟伟勇
- (248) 神奇的种子 曹南才
- (253) 冰壶秋月
——忆黄海章师 吴承学
- (256) 花开花落浑闲事
——怀念黄海章先生 陈平原
- (264) 从《红豆》到《学刊》 陈平原
- (269) 此声真合静中听
——怀念陈则光先生 陈平原
- (275) 从中大到北大 陈平原

- (280) 重返母校 黄建基
- (282) 廿年回首忆康园 李旦明
- (286) 一“览”无遗
——记容庚教授一则轶事 李旦明
- (289) 爱花人语 邱方
- (292) 难忘延安之旅 郑晨
- (296) 我的平凡而可爱的老师们 施爱东
- (300) 与蛇鼠等相关的故事 施爱东
- (306) 感谢大学 陈望南
- (310) 往事点滴 徐霄鹰
- (315) 追怀与向往 向阳
- (317) 理想如诗 于万东
- (320) 紫荆花落 周元
- (323) 康乐园里曾读书 李俏梅
- (328) 伤感者笔记：康园三题 单小海
- (334) 那时候我们同声歌唱 杨早
- (341) 中大码头 莫锟
- (343) 抒情阶段的“四海一心” 任远
- (350) 我与《研究生报》的“现在进行时” 杨海文
- (355) 怀念老楼 潘慕婕
- (359) 中大新人类 吴真
- (362) 当我接到中大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周政荣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 ——把我们母校的石牌校址建成大学城

邹 鲁

当民国十三年（1924）中山先生命我创办广东大学的时候，他就觉得学院散在各处，管理上十分不方便，而且校舍毗连市区，车马喧阗，也不适于修养及求学，就命我另觅新校址。我多次查勘，最后选定了广州东郊外的石牌。但是当时军事倥偬、财政困难，无法进行建筑事宜，只决定了在那儿成立一个农场，先行垦殖（下略）。

自决定以石牌为新校址之后，我就有建筑新校舍以完成中山先生遗志的决心。这次重长中大（编者按：作者重新出任中大校长的时间系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间），看见学生数额与日俱增，非特原有校址不敷分配，而且多已陈旧不堪，时虞倾圮。于是就开始实行筹建石牌新校的计划，为中山大学奠定永久的基础。

我拟订了一个六年建设计划，以两年为一期，预计全部工程分三期完成。我公布整个计划的时候，正值经济不景气的狂潮泛滥于全球，国内党政军各方面的急需都陷于极度窘迫的境地，因此许多好友都劝我暂缓开始，以免半途而废，徒劳无功。建筑费固然浩大，看起来似乎无法筹足，可是我向来做事，相信只要有决心，愿意埋头苦干，一切困难，并非无法克服，我遂毅然进行。先请求中央按照民国十八年（1929）中央常会的决议案，一次拨足国币 250 万元，并且以后按月由粤海关余项下拨给 10 万

元，同时又请求西南政务委员会设法拨款。当时虽没有圆满结果，但我志已决，仍然放手去做。

第一期工程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3月开始的，预算费用约200万元。但当时可靠的款项，只有西南政务委员会拨给的舶来肥田料捐及洋米捐的一部，共计10万元，不敷至巨。于是由本校在粤各董事发起向海外募捐，承各界人士和侨胞的热烈赞助，结果非常圆满。是年12月起，又得财政部长孔祥熙先生允每月拨助5万元或10万元。第一期建筑费就完全解决。而第一期建筑工程，也于1934年9月全部竣工。这期完成的工程，计国父孙先生铜像一座；农学院的农学馆一座，简易蚕室、调桑室及附属房舍数座，稻作场办公室及附属房舍数座；理学院的化学教室一座；工学院的电气工程、机械工程教室合一座，土木工程教室一座；男宿舍六座，女宿舍一座，膳堂二座；另辟公路70余里；尚在建筑中的，有发电厂和自来水厂。

民国二十三年（1934）春，农、工、理三学院遂先迁入新校舍开学。当时除举行新院舍落成及文、法两学院奠基庆祝典礼外，还开十周年纪念大会，气氛热烈。我撰了一篇《国立中山大学新校舍记》，说明建筑石牌新校舍的目的和经过，立碑纪念。

第一期建筑费本来没有把握，可是结果却顺利完成，实给我无限的安慰和鼓励，于是就接着进行第二期建筑计划。这期的预算约300万元，而投标的总值仅240万元，比预算还低，这使我对于本期工程更加乐观。不料进行起来，事实刚刚相反。当时预算的大概情形是这样的：中央每月补助大洋10万元，每年可得120万元，伸为小洋加水最少以二五计，共为150万元；肥田料捐和生豆捐总共可得60万元；拍卖旧农院校址可得数十万元；拍卖旧附中校址也可得数十万元，总计约在300万元以上。如是，建筑费用当无不敷之虞。但是中央的补助款项，后来全年实际上得50万元，肥田料和生豆捐降至30万元，农学院和附中旧

址又都卖不掉，所以已开标的 240 万元工程费及临时增加之工程费，只能付出 80 余万元。其余约 200 万元完全没有着落。然而工程业已开始，无法停止。当时焦头烂额的情形，真非笔墨所能形容。我曾对学生说，为了筹款，除没有叫人爸爸和向人叩头之外，可说一切都已做到。我不得已，在西南政委会提出按比例捐资办法，卒得通过；而交通银行和国华银行复慨然借款 50 万元，才使我安然渡过这个难关。这期工程，遂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秋完成。建筑物计：大门石牌坊一座；文学院全座；法学院全座；农学院的农林化学馆一座，园艺温室一座，农场总务服办公处一座，农场储藏室一座，蚕学馆一座，乳牛房一座；理学院的数学天文物理教室共一座，生物地质地理教室共一座；工学院的化学工程教室一座；工厂数座；宿舍数座；另增筑公路 50 余里。文、法两学院亦是年秋迁入新址，而我使中山大学全体在同一环境中藏修的计划，遂得初步告成。我复撰《国立中山大学新校舍后记》，立碑以为纪念。

第二期建筑工程完毕，石碑新校的规模已粗具，当初荆棘遍地的荒野，突然变成堂皇瑰玮的大学区。我前次游历海外，经历 29 个国家，每到一国，必定去参观有名的大学，现在根据这种经验来观察本校，自觉其规模不但求之中国不落后，即求之世界各国中亦不落后，而国内外人士前来参观的，都和我有同感。……不过，当时我并不因为外界的赞扬就满足了，仍然进行第三期工程。

第三期建筑的工程，计有工学院强电流实验室一座，锻冶轧金实习工厂一座，木工实习工场一座，电话室一座，热力机实验室一座，研究院一座，天文台一座，观测所一座，图书馆一座，体育馆一座，教职员食堂一座，桑蚕馆冷藏库一座，医学院细菌学研究所一座，附属第一医院院舍一座，护士宿舍一座，农场猪舍一间，稻作试验场堆肥室一间，铜钢室一间，校工宿舍二间，

邮政局一间，停车场一所，候车室一间，教职员住宅大小共四十六间；并兴筑校门大道柏油路、工学院前南堤混凝土路、法学院混凝土路、学生宿舍混凝土路等。截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抗战本校西迁时止，许多项目，都未及完成。（下略）

我素来感觉到生产对于国家非常重要，因此提倡生产教育。而且力图在校区内实现生产自给。

不料民国二十七年（1938）10月，敌军由大鹏湾登陆，十日而陷广州。……中大石牌新校舍遂陷于敌寇蹂躏之下。回想当年建设的艰难，诚然有无限的悲怆！但是我相信……一定能够击溃敌人，复我失地，复兴我们理想中的中山大学。这是中大同事同学人人应有的责任，愿共勉之！

摘自《美东校友》1985年11月第5期。此文当系作者于1939~1940年所撰

我是当年平山堂“学生市”的“教育局长”

童稚言

自从开始了学校生活，便和国立中山大学结了解之缘。母校爱我，我更爱母校。几十年，这段“母子情”一直温暖着曾经有过共同感受的人。每当我重温此情此景，一番甜蜜便涌上心头。

我从幼稚园开始就进入“平山堂”。平山堂是中大附小的一个标志，那时整个中大建校不久，校址是广州文明路。如果说文明路的大钟楼是中大校徽上的图案，那么“平山堂”就是附小的“注册商标”。其实附小也正是文明路中大校园的一部分，它位于校园的东北角，就在“明远楼”、“致公堂”^①的东面。而在天文台的北面，筑了围墙，只在靠致公堂的左侧保留一个角门，由致公堂东南角的“旧贡院试场”^②遗址旁边穿越，过了角门，便进入附小的范围，而实际上附小正门已经另辟在越秀路。附小本身拥有不小的面积，建筑物的布局基本是一个“凹”字形，凹字向南，平山堂在凹字的左翼，控制着正门，凹字的正面是一个喷水池，周围广植树木花草，使校园美化得成一个小伊甸园，升旗坛、操场、小游乐场全在这里。而小校园内还有更小的校园，就恰像古北京城大圈圈里有小圈圈，小圈圈里还有黄圈圈一样。中大附小的幼稚园就在黄圈圈内，它的设备，在当时广州 20 年代幼稚园中算得是最拔尖最第一流的。

母校中大在体制上，“大”、“中”、“小”三部分是一个整体，

一切都统一在校长和校本部的权力之下，但各部分也具有行政上的独立性。幼稚园纳入附小的建制。1926年的秋天，我便被家里送到附小幼稚园去，那时也须经过考试，其实所谓考试只不过是智力测验，主考的老师摆出几种颜色叫你分辨，问谁是大人谁是小孩子，问你叫什么名字、家里有几个人，要求你从一到十念出十个数字，我都一一答对了，老师很满意。然后另一位老师领我去荡秋千、坐跷板，问怕不怕，我说不怕而且还很好玩；再叫我跟旁边一位年纪稍大的小姐姐拉拉手，让我喊她，我高声叫了好姐姐，倒把那个小姐姐吓怕了；我还跑着喊她领我玩去。于是考试手续算完，老师牵了我的小手向坐在上面的一位神色比较严肃的老师送上一张纸，纸上写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了，只见那位老师问我的家人几句，然后说：开学时候来上学。事后我知道老师接受了我，只是嫌我年纪太小一点，姑且进园再说。

在幼稚园我只呆了一年。我学了很多东西，和同学很和睦，小小的年纪还很能够帮助老师和同学做点孩子能够做的事，也许学校认为我“颇堪造就”，经家庭同意，只一年，我上了附小一年级。从一年级到三年级，怎样念书，怎样参与学校活动，怎样考试，怎样升级，我印象都很模糊了，能追忆的是一年级的老师是谷穗秋，二、三年级的老师是鞠韵秋。老师一直很乐意驱遣我，家里也教我要尊敬老师，班上有许多公共事情，老师常吩咐我去做。自己的功课总能按时完成，不懂的东西不敢充懂，而且肯于向老师、同学请教。同学有需要，我总抢着帮忙，做对了，老师嘉奖几句，做不好受了批评我也有胆量认错，不害臊，反正来去不过是孩子的事。至于老师在课上有什么提问，我总答得上，慢慢地，这就成了一份可以作“秀”的材料。班里校里有什么公共活动，比如参加个什么比赛，做个什么代表，老师还对自己特加青眼，给予许多培养和鼓励。四年级的班主任是宋清芬，

记得那年她举行结婚典礼，学校全体老师准备了一份祝词，派谁去典礼上念呢？校方属意于我。我是结婚老师班里的学生，平常做什么也有一些胆子，校方征求家里的意见，家里把这作为一份光荣，还给我预备了一份礼物。那次我念祝词前还加上一段独出心裁的道白，赢得参加典礼人士的喝采。从此我参加学校圈里的活动更积极了。自问，在读书上确是用了点功，作文比赛、书法比赛、讲演比赛的奖状奖品，挂在班里的、摆在家里的都有，甚至校际比赛也曾为本校争过荣誉。

四年级那年，学校按照“学生自治”的这种教育概念，建立“学生市”制度，也就是说用“学生市”来代替“学生自治会”，模拟当时广州市的建制，设立“市议会”和“市政府”，用孙中山先生的民权初步的政治构想，按班次选出出席“市议会”的“议员”，又由市议会选出“市长”和市属各个局的“局长”。这种“小儿科”的玩艺，请别小看它，寓意很深长。它教育学生懂得什么叫做政治体制、怎样行使民权、怎样去理解政权和治权的分野，它是一种儿童游戏，也是一种社会活动训练。我回忆，班上老师曾花了几个班会课解释并实习这个“游戏”，除了推定班里出席“市议会”的“议员”外，还酝酿“市政府”的人选。到“市议会”成立，我是一位“小议员”。学校提出组织“市政府”的候选人名单后，在“市议会”投票选举，“市长”和“局长”都选出来了，“市政府”成员几乎全部是高年级的同学。这当然没得说的，难道一、二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还会当上个“市长”、“局长”吗？

“学生市”那时是否就干脆叫“中山市”呢，我记不清了。学校尽量把这个示范“市”办得有声有色，它有固定的办公室，有一定的负责指导老师，并真的有一些费用支持运作。总之，学校很放手让同学们按“自治”的要求展开各种带有浓厚童真色彩的活动。记得那时的“市属单位”，有“财政局”、“教育局”、